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
第八回 李明府推敲知底蘊 朱婉貞倉猝又沉淪

且說李知縣回到衙門，先不入內署，就在二堂升座，叫傳朱婉貞上來。婉貞跟著差役，到得官媒處，尚未坐下，即聽說來傳問話，官媒便和差役帶了上堂。婉貞跪下。李知縣道：「朱婉貞，你且把如何隨你父親出門探親，如何被拐，再面說一遍。」婉貞就不慌不忙，把自己經歷過的情形，說了一遍。中間只瞞起叔父朱仲晦一層，都推在船家身上。婉貞說完，李知縣又把呈詞看了一遍，看了朱小翁的名字，十分相熟，卻又一時想不起來。因問道：「這呈上朱小翁是你父親的名字，是號？」婉貞道：「是號。」李知縣道：「名字是甚麼？」婉貞道：「單名一個學字。」李知縣恍然大悟，道：「是他。」一面出簽，叫值日差去提鴛婦阿三姐，立等問話；一面叫官媒仍帶婉貞下去，不必走開，即刻還要傳問。自己便退堂入內，換了便衣，出到花廳，便叫再帶朱婉貞問話。婉貞一時之間，被他叫來叫去，心中好不自在，不過在他這裡告狀，不得不依著他。走到花廳時，待要跪下，李知縣忙道：「不必跪，我還有話和你說。你父親這幾年進了學不曾？」婉貞想道：「我好好好來告狀，他放著我的事不問，卻問起這個做甚麼？」又見他吩咐不必跪，「莫非我父親和他相好，然而我父親向來不結交官府的。」正不知是甚麼意思，只得答道：「一向不曾進學。」李知縣道：「為人過於古板，自然就不合時宜。你尊翁和我並無半面交情，十多年前，我在南海縣裡，幫著南海縣徐大老爺看縣考文章，見了你尊翁的卷子。徐大老爺很賞識他，因想先收了他做個門生，所以托人致意他，叫他先拜了門生，包他一名秀才。誰知你尊翁非但不來，並且不知怎樣對來人挺（頂）撞了幾句，徐大老爺一時性起，便把他的卷子捺下了。後來徐大老爺也很後悔，說一個不肯交結官場的人，一定是個方正的。從此逢人便揄揚，所以當日尊翁雖未進得學，那有才品，是官場都知道的。你這番遇了歹人，我自然當得設法送你回去。至於懲辦惡鴛，那更是我分內事。只為你此時無家可歸，把你放在官媒那邊，我甚不放心。你又是我案下原告，不便住在我衙門裡，所以我首先要商量一個安置你的地方。以後我單問那惡鴛，盡法懲辦，也不必你出來對審了。」婉貞聞言，連忙拜謝。李知縣便叫家人去請典史管太爺來，家人去了。那李知縣一面只管對婉貞問他被拐來的時候，沿路是甚麼情形，到了鴛婦家，怎樣受磨折。婉貞一一對答，只有被拐在路上的情形，用權詞混了過去。

不多時，典史管仲衷到了。李知縣便指著婉貞道：「這是廣東一個土族之女，被人拐到此地，此刻來兄弟案下告發。但是他孤身弱女，苦於無家可歸，若交與官媒，未免有辱斯文，所以請老兄來商量。」管典史連忙答應道：「不必堂翁費心，卑職那邊，儘可以住得。」李知縣道：「兄弟正是這個主意。老兄可先叫人來接了去，我們還可以談談。」管典史忙叫自己家人，去叫一個僕婦來，備了一乘小轎，把婉貞接到典史衙門裡去。這邊李知縣和管典史尋些閒話談天。談了一會，管典史方才起身辭去。李知縣送到花廳門口，執著管典史的手道：「我們男人，和那女子說話不便。老兄可轉托老嫂，試探探他的口氣，看他可曾定親。這個人貞烈可嘉，才智皆備，若是未有人家，兄弟要給他做個媒呢。」管典史唯唯應命而去。李知縣退入內衙。

到得下午晚堂問案，先問原差提到了鴛婦阿三姐不曾。原差回說尚未。李知縣大怒，立刻撒了一批簽，打了五百板，另換一個差人去提，立等著要問話。差人去後，這李知縣又問了幾件案，那差人早來回稟，鴛婦阿三姐提到。李知縣叫提上來。李知縣先問：「你是鴛婦阿三麼？」阿三姐答應是。李知縣道：「你買良家子女為鴛，你知罪麼？」阿三姐道：「小婦人憑中向他父親買來，是他父親情願，立有筆據。小婦人那管他涼家熱家。」李知縣把驚堂一拍道：「好利嘴！我且問你，他父親立的筆據在那裡？」阿三姐在懷中取出，差人接過，送至案上。李知縣一看，卻是明明寫著將親生女兒一口，名喚婉貞，並使女一口，名喚杏兒，一並賣與阿三姐，任從改名使喚云云。具名卻是張阿五。李知縣看罷，暗想道：「原來還有一名使女。何以朱婉貞的呈詞，卻未敘上，大約這張阿五從他處拐來，並在一起販賣的，也未可知。」因問道：「這張阿五是甚麼人？你向來可認得？」阿三姐道：「小婦人向來不認得。他自己說是婉貞的父親。」李知縣又把驚堂一拍道：「胡說！此刻那女子來我案下告發，他叫朱婉貞，怎麼他父親姓張？這明明是你這惡鴛串拐串賣。我問你，那一個使女杏兒，現在那裡？」阿三姐道：「現在船上。」李知縣叫先帶下去，又叫差人速去把杏兒捉來。吩咐已畢，又問過兩件案，方才退堂。

到了晚上，管典史走來，說是已經卑職內人向朱婉貞問過，據說已經許了人家，所以這回是為父母保聲名，為丈夫保貞節，格外情急。李知縣道：「哦！怪不得。我說他是個處女，那呈詞上為甚引了斷臂投梭的典故，以節婦自喻呢。」管典史道：「呈詞上還引用典故麼？」李知縣道：「還是刺血寫的呢。」管典史道：「這點小事，何用血書。未免過於張皇了。」李知縣正色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。在我們看見，自然不過一個尋常拐買案件，在他是一個處女，遭了人家禁閉著，勤逼污辱，就是他自己的話，為父母保聲名，為丈夫保貞節，是何等情急的事呢。」管典史唯唯稱是。李知縣是性急之人，凡遇了案件，都是隨到隨審，隨審隨結的，此刻提到了這件事，他又想起來了。便叫家人去問原差，杏兒提到了沒有，提到了就帶到這裡來先問話。管典史看見他又審事，便辭去了。

一會兒，原差把杏兒交與家人，帶到簽押房來。李知縣一看，只有七八歲大的孩子。便堆著笑臉問道：「你是叫杏兒麼？」杏兒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你為甚麼事到這裡來的？」杏兒道：「今天一個人，到船上去叫我來的。」李知縣笑道：「我不是問這個。我問你一向在那裡？為甚麼到了那個船上？」杏兒道：「我向來在鄉下，跟著小姐。那天老爺帶了小姐和我到船上去，說是到外老太太家去做生日。」說到這裡，便不說了。李知縣再問時，他只管拿眼睛看著，更不回話，看那光景，是要哭了。李知縣又叫家人去拿些點心來給他吃，又再問道：「到了船上便怎樣？」杏兒道：「到了船上，還有二老爺、二太太在那裡。」李知縣納悶了一會，又問道：「二老爺、二太太，是你老爺甚麼人？」杏兒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李知縣沒法，逗著他頑笑了一會。又問道：「此刻你老爺那裡去了？」杏兒道：「不見了。」李知縣笑道：「怎的不見了？」杏兒道：「那天二老爺和老爺上岸看打架，後來只有二老爺回船，老爺便不見了。」李知縣道：「後來便怎樣？」杏兒道：「後來二老爺睡了。」李知縣道：「我不問你這個。後來二老爺帶你到那裡去？」杏兒道：「帶我到媽媽那裡去。」李知縣道：「那媽媽在那裡？」杏兒道：「在船上。」李知縣道：「你小姐呢？」杏兒道：「不見了。」問道：「怎的不見了？」答道：「那天媽媽打他，打過就不見了。」李知縣沉吟了半晌，又問道：「你小姐叫二老爺做甚麼？」杏兒道：「叫叔叔。」問道：「此刻你二老爺呢？」答道：「不知道。也不見了。」李知縣問得半明半昧，只得叫先帶杏兒帶出去，自己回到上房，對夫人尹氏說知。

原來李知縣有四個兒子。兩個大的，一個在京裡當部曹，第二的也在江南候補，第三的只有十八歲，在桂林省城公館裡讀書，他自己只帶了夫人尹氏，及一個姨太太，與六歲大的一個庶出晚子到任。當下李知縣對尹氏說知此事，尹氏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明日傳齊了原被，一問便明白了。」李知縣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這朱婉貞的父親，是廣東一個品學兼優的宿儒，十多年前，我在徐明府南海任上當幕的時候，已經知道他的。這朱婉貞又是一個德才貌兼備的女子，所以我不願在堂上問他。也是愛他、敬他，要成全他的意思。」尹氏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明日把他叫到裡面，問他便是。並且老爺說得他如此一個完全的人，讓我們也瞻仰瞻仰。」李知縣一笑道：「正是夫人提醒了我。準定明日就在上房先問他罷。」一宿無話。

次日起來，李知縣叫一個僕婦，到管典史內衙裡去要人。管典史見堂翁如此器重朱婉貞，不敢怠慢，備了一頂小轎，一直抬到縣署宅門前，方才放下。朱婉貞進去，見李知縣便衣和夫人、姨太太等坐在一處，莫名其妙，只得上前拜見。李知縣道：「這是宅內，不是公堂，你不必拘定官禮。且坐下，我再問你底細。」婉貞也不客氣，就坐了坐。李知縣先問道：「據你說是船戶拐你來的，他可是單拐你一人還是另有別人？」婉貞見問得蹊蹺，遂含糊答應道：「難女就是一人，至於他前輪後輪，再有人沒有，難女不得而知。」李知縣道：「你不是還有一個小丫頭麼？」婉貞大吃一驚，只得應道：「是。」李知縣道：「怎麼你呈詞裡沒有敘及，問話時又不說起呢？」婉貞強辯道：「因為心緒不寧，急於自己脫身，是以忘記了。」說話時，一個家人早把杏兒帶了進來。

婉貞見了，又吃一驚。杏兒見了婉貞，嘩的一聲大哭起來，飛奔撲到懷裡，哭個不住。婉貞見如此光景，也不免流下淚來。李知縣道：「昨天晚上，我細細問了這丫頭一遍。他說拐你們的，是一個甚么二老爺，你是叫那二老爺做叔叔的，到底是你甚麼人？」婉貞聽說，嚇得面如土色，站起來撇開杏兒，走到李知縣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叩頭有聲，哭道：「這是難女該死。」李知縣出其不意，倒覺得愕然，問道：「這又為甚麼？你有甚麼話，快起來說。」那邊尹氏便叫僕婦過去，把婉貞扶起，婉貞迄自哭個不止。李知縣道：「你有甚麼隱情，快說了再哭不遲。」婉貞拭淚道：「此刻不敢瞞大老爺說。難女實是被叔父拐來的，因為這拐賣人口，不是個好事，想到家醜不可外傳，所以瞞過了不提，只推在船戶身上。叔父雖然如此，究竟同祖父一脈，倘使在大老爺案下供出，大老爺要追究起拐匪來，一來失了祖父體面，二來傷了父親手足之心，三來叔父從此也難見人，四來難女以自己一身之故，陷叔父於罪，非但不忍，亦且不敢。所以把這句話瞞過了，呈詞裡面不敢提及。這丫頭，也是怕他無知，直供出來，不料難逃大老爺明鑒。只得求大老爺成全，難女情願連那惡鴛都不辦，只求得一身出了火坑。以前的事，求大老爺一概抹過。」說罷，又跪下來，叩了三個響頭，道：「難女在這裡，代叔父求恩。」李知縣聽婉貞說一句，便點一點頭，心中暗暗歎服那一副天性已經難及，再是自己落在患難之中，還想得如此周全。正在想著，見婉貞又叩下頭去，便忙叫僕婦快扶起來。彼此歇了半晌，沒有話說。尹氏不住的贊婉貞聰明孝順，李知縣又問道：「你為了自己叔父，便忍心由得這小丫頭流落在這裡麼？」婉貞道：「這個，難女斷乎不忍。原打算自己脫身之後，回到廣東，由父親出面，在本籍地方官處，遞個呈子，只說他被人拐去，已探得實在某處求追，那時由本籍出一角文書，關提回去，再為具領。」李知縣笑道：「你的好主意，此刻也不必這樣周折了。你就過去，補一張供狀來，等我好懲辦那鴛鴦。再補一張領狀來，把杏兒領了去罷。」婉貞連忙拜謝，杏兒哭著，仍要跟了小姐去。尹氏便道：「由他們就在這邊，不是一樣的麼？」李知縣道：「叫他過去的好。等我結了案，夫人歡喜，再叫他到這裡住兩天，我也要設法送他回籍。這丫頭倒可以先帶了去。」婉貞便帶著杏兒，辭了出來。李知縣對尹氏道：「夫人，你看這等人可敬可愛麼？我見了他，便有意要他做個媳婦，誰知他已經許了人家的了。」尹氏道：「老爺怎麼連這個也去問他？」李知縣道：「我不是當面問，是托管典史的內眷問的。」又歇了一會，管典史著人送了婉貞的供狀領狀過來。

李知縣即刻升堂，提了阿三姐來，辦他個逼良為娼的罪，鞭了一千下背，把一面大號枷枷起來，提硃筆標了枷號三個月，發三岔河碼頭示眾。那一紙賣契，當堂銷毀。辦完了，便出門拜客。先到沙街廣東會館，拜董事黃德卿，告訴他有一個同鄉女子在這裡，如此這般，請他設法送回去。黃德卿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恰好這幾天，敝同鄉協順木行的東家廖春亭，要送家眷回去，就可以附了他的船同行。等兄弟去問了他幾時動身，再來知會。」李知縣大喜，辭了回去，便告知尹氏。又著人去叫了婉貞來，細細告知。婉貞感激涕零，再三拜謝。

過得一日，黃德卿來，說廖宅已定於明日起程，請即送朱婉貞過去。李知縣即告訴了婉貞，叫家人備了轎子，送到廖家去，又著一名家人、一名僕婦送去。婉貞感激不盡，辭了出來，上轎出城。到了廖家，見過廖春亭及他的妻子人等。一窩兒的人太多，做書的也無暇一一去煩敘了。

且說到了次日動身，廖春亭叫的是一號大船，解維開行。此時婉貞心中之喜，不言可知，巴不得一下就到了家，方才遂意。誰知此時西江水發，那號大船，順流而下，走到肇慶峽時，水流過急，舵工把持不定，那峽口又起了一陣旋風，登時湧起大浪，那船便登時翻了轉來。一時哭聲、喊聲、風聲、水聲，嘈雜相和起來。旁邊的小船，看見大船覆沒了，便飛划來救人。幸得那邊各船戶，都是深知水性的，一時都紛紛落水，救人撈物。鬧了半天，把一切人口，都救起了。廖春亭水淋淋的便來查點人口，自己家人，一個不少，便連杏兒也救起了，單單少了一個朱婉貞。正是：

百折千磨完節操，珠沉玉碎泯貞魂。

未知婉貞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